

旺子初次臨敵，甚是小心，轉過牆角，探頭一看，院中的人業已倒了五六個，雙方好似剛剛分完勝敗，倒地的人俱都未見轉動，也無聲息，似已死去。同時瞥見兩條帶有刀光的黑影，正往上房東首一間相繼縱去，只看到一個背影。因雙方都是夜行人的打扮，急切間分不出是哪一面得勝，覺著雙方都有不少的人，自己人單勢孤，不敢造次。正打算看清形勢再行下手，掩身暗處，定睛一看，不禁大驚。原來地上倒著六人，梁五等三人全在其內，照此形勢，分明來賊厲害，梁五等店家全被打倒，自己如何能行？其勢又無後退之理。正在進退兩難，忽聽上房又有女子怒喝之聲，跟著便聽兵刃交觸，雙方喝罵，動起手來，不由激動義憤，也就不再顧忌，怒火一撞，正往前縱。

旺子因受師長指教，動作十分機警，照例不先出聲呼敵。剛剛縱到台階上面，側顧地上六個店家，梁五和內中一人似在轉動，救人心切，也未留意。又覺賊黨厲害，暗器業已取在手內。正想隔窗窺探，看清形勢再行下手，猛瞥見一條黑影由房中縱將出來，下面也有呼喝之聲，雙方恰巧迎面。

那賊上來先將上房兩個女客迷倒，正要入內下手殺，不料店家梁五原是綠林出身，洗手歸正，開此客店，因比別家準備周到，店伙和氣，飲食起居樣樣精美整齊，旅客又極平安，非但店中向無失竊之事，遇到一些孤身行旅，或是缺少盤川的住客，並還量力相助，因此生意極好，同行俱都忌妒，鎮西有一家店主，更把他當成仇敵。

日前聽說鎮上大鬧飛賊，便留了心。當日夜裡有兩女客投宿，看出不是常人，特意讓往東小院上房之內居住。隨有兩人假裝旅客投店，這些店伙都是股東，內有一半還是梁五舊日同道，隨同洗手，開此客店，一個個心明眼亮，一望而知是兩個黑道中人來此探路。

先不願得罪他，便以婉言相告，說客房業已住滿，請其另覓住處。梁五正陪旺子吃飯，事後方始得知。外面本來派有耳目，也來報信，說那兩人曾跟在新來女客身後，形跡可疑，料知夜來必有事故，立即暗中戒備。梁五等三人伏在小院門外，另外三個好手隨時在房上下暗中留神戒備。

不料二賊輕功極好，因覺那兩女客不是好惹，又知店家有了準備，徑由別院偷偷繞來，剛用迷香將上房二女迷倒，這兩起人也先後警覺，動起手來。打了一陣，來賊放出迷香毒彈，當時倒了四個，只梁五和另一本領較高的同黨知道厲害，因身邊解藥不及取用，又見二賊十分厲害，一面將氣閉住，乘機假裝昏倒，一面準備。

二賊如下毒手，冷不防縱將起來與之拼命，再試一下。二賊如其走去，再將同伴用藥解醒，同起拼鬥。二賊本極兇殘，照例不留活口，一則來時在房頂上發現警兆，做賊心虛，二則那兩女客均是強敵，本已迷倒，不知怎的上房內會有響動，疑是中毒不重，業已醒轉，不願再下毒手，以為梁五最好面子，惟恐驚動客人，上來都是啞門，不曾出聲，回來再殺不遲，慌不迭同往上房趕去。果然醒了一個，當時動起手來。

房中地窄，敵人身法靈巧，多了一個幫手反而施展不開，如非敵人要顧同伴，二賊幾為所傷。同時瞥見窗外梁五業已坐起，正在輕悄悄推那未醒的人，剛醒這個敵人，不知何故，再用迷香竟失效用，惟恐梁五這面人多，一聲呼喊，下手更難，仇報不成，還要吃人的虧，心中一驚。內中一賊立時衝出，迎頭遇見旺子，百忙中也未看清，只覺來人身量矮小，像個幼童，素性凶橫，殺人如同兒戲，不問青紅皂白，揚刀就砍。

如論本領，旺子雖得師傅，像這類成名多年的巨賊，想占人家上風並非容易。只為旺子生來膽勇機警，自一上場，便覺自己行動冒失，不應多管閒事。看方才梁五和他手下人的身法均非弱者，片刻之間便被兩個來賊打倒，六個人尚且打不過二賊，何況孤身一人，不由起了戒心。

正在盤算，進退兩難，心存顧忌，忽聽上房女子喝罵，與賊動手之聲，重又激動義憤。暗忖：事已至此，不遇上便罷，既然撞上，便須一拼，斷無後退之理。主意打定，膽氣立壯。因覺二賊厲害，右手鉤連槍，左手取出兩粒鋼丸，本就打著急不如快、偷偷掩去、冷不防打傷一個便好應付的主意，於是全副心神都注定在前面。

一見窗門虛掩，上層吊窗並還向外吊起了些，初意縱到窗前，看好屋中形勢，猛下殺手人耳聽窗格上喀嚓一響，隔扇啟處，一個黑衣短裝的賊突然由內竄將出來，雙方恰巧迎面。旺子這根鉤連槍自得到手便加功勤習，業已練得精熟，敵人來勢越猛越要吃虧，無意之中正好把姜飛所傳連環奪命迎門三槍的手法用上。孤身一人，初經大敵，格外用心，耳目身手又極靈巧，惟恐一擊不中反而受害，心裡一緊，雙手同發。

那賊一刀砍來，覺著眼前人影一閃，鏗的一聲，那柄刀竟被對方兵器鉤住朝外一抖，不知怎的使不上氣力，竟被蕩開，心方一慌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這時機不容一瞬之間，猛又覺眼前微微一亮，知來暗器，想要閃避已自無及，微聞身後有人喝采，一個「好」字剛聽入耳，臉上已連中了兩鋼丸。

那賊一身硬功，尋常刀槍不入，旺子這兩鋼丸一中左目，一中鼻樑，恰巧破了真氣。雖是打中眼角，不曾深陷入腦，左眼珠已碎，奇痛攻心，自禁不住。剛怒吼得一聲，負痛情急，驚慌忙亂中，身後忽然掃來一股急風，由不得身子往旁一偏。正待咬牙忍痛揮刀迎敵，旺子上來用槍將敵人的刀鉤開，因覺來勢太猛，惟恐當面撞上，左手兩鋼丸相繼打出，同時身子往敵人反手方面一偏，就勢一抖槍尖，施展絕招想要刺去。

百忙中瞥見那賊已被鋼丸打中，身子橫了過來，又成對面，右手的刀還在亂舞，知其痛極心昏，手法已亂，無須多費手腳，一聲怒吼，就勢一槍，分心刺去。剛剛刺中，忽聽人聲呼喝，兩條人影相繼由下縱上，急切間不知是敵是友，忙即縱身閃避。目光到處，瞥見當頭一人正是梁五，手起一刀，朝那賊左肩砍去；同時槍尖抽處，一股鮮血急射出來。

這原是同時下手，轉眼間事，來勢都是又猛又急，那賊多好功夫也禁不住，只慘嗥得一聲，連人帶刀一同翻倒落地，週身鮮血狼藉，死於非命。

房中那賊本和少女拼鬥，一聽外面有警，同黨朝外縱去，因見二女美貌，一個業已昏迷床上，只剩一個。房中雖然寬大，但因店主久走江湖，深知各地風俗習慣，店中有幾座小院的上房未設火坑，除床之外，還有火爐炭盆之類。應用家具尚不在內，設備整齊，專供南方客人投宿之用。

經此一來，室中空地不過丈許，多上一人反而周轉不開，以為走掉一個更易取勝。惡貫滿盈，不知死星照命，自恃本領高強，又有一身極好硬功，只要護住身上要害，敵人便傷他不了。明知店中人多，都是江湖中二三流的好手，如非梁五輕敵自恃，見他人少，又恐驚動客人，太顧臉面，早已全數趕來，就這樣時候久了仍不免於驚動，雖然不怕，到底討厭。

一心打著如意算盤，正想手有迷香毒彈，多高本領的敵人也不在心上，但是事情非快不可，能將二女擄去，與同黨一人一個，再妙沒有。否則便將這個殺死，當地人多，不能姦淫，索性把迷倒的一個帶了逃走，如其順從，便留下來，不從再用藥迷倒，先好後殺。正在胡思亂想，忽聽同黨窗外慘嗥之聲，料知不妙，業已無及。

少女原是匆匆迎敵，沒有拿著自己稱手的傢伙；又知二賊還有惡念，有一同門姊妹尚在床上昏迷不醒，恐中敵人暗器，好些顧忌，只顧守在床前保護，大聲呼喝。地方太窄，處處吃虧，正想這兩賊曾在途中見過兩次，所投決非黑店，為何這等呼喊，不見店家到來？

心疑二賊名頭高大，店家不敢得罪樹敵，孤身一人，如何應付？正在著急，忽見內一賊黨由窗中縱出，正待施展全副心力和敵

拼鬥，只要運用師門真傳，殺死一賊，剩下一賊便不怕他。念頭還未轉完，耳聽院中呼喝，窗外台階上也有動手喝罵之聲，知道店家業已驚動，心方略寬。

忽見窗前立著一個白衣人，也在途中見過，遇時曾見此人兩次在前現身，所過之處雪中連個腳印都沒有，看出不是尋常人物。後又發現女扮男裝，跟蹤追去，憑著師傅輕功，竟未追上，晃眼失蹤。記得方才姊妹二人同榻夜話，正說此人兩次現身示意，未了一次並令土人帶話傳書，命來這裡投宿，看那口氣，明是一位師長的好友，忽然聞到一股異香，人便昏迷過去。

夢中似覺有一女子口音附耳低喝：「外面有賊！」還將自己搖了兩搖。驚醒一看，室中無人，院中卻有人在動手。因師妹未醒，只顧喊她，剛看出人已被賊迷倒，心慌驚疑，想往窗前窺探，外面已有數人倒地，也不知是哪一面，匆促之間還未及取兵器，二賊已衝將進來。

認出途中所見賊黨，當時急於趕路，明知不是善良，沒有看準他的來歷，不願多事，誰知暗中跟來。料是勁敵，一時心慌，寶劍恰巧壓在枕下不及拔取，順手拿了師妹的兵器鐵蓮串又重又笨，不甚稱手。正想要糟，途中所遇白衣人忽然出現。回憶前情，方才昏迷忽醒，必是此人所為無疑，又見白衣人面向窗外，口中喊「好」，單手往外微揚，先縱出去那賊便慘嗥倒地。

外面好似還有數人，也不知是否賊黨。因覺白衣人將背朝裡，對面賊黨十分厲害，相隔又近，此人手無寸鐵，卻和沒事人一般，恐其受傷，忍不住喊了一聲：「這位大叔，留意身後！」

話還未完，那人已轉過身來，剛笑答得一聲：「大妹無妨，我們前途見吧！」

那賊業已聽出同黨倒地，側身回顧，和白衣人恰巧對面，不禁失聲驚呼，回手一鞭，剛要朝那店家特製的壁上掛燈掃去，忽聽那人喝道：「狗強盜不必心慌，我不殺你，反正遭報，用我不著，你把燈光弄滅，人家進來怎看得見呢？」

聲遂出口，耳聽叮的一聲微響，鞭便蕩開。少女就勢一鐵蓮串打去。那賊見了白衣人，業已心慌膽寒，手法散漫，閃避不及，竟被掃中左膀。剛怒吼一聲，待要奪門而逃，白衣人身往旁邊一閃，恰將去路擋住，口中的話也剛說完，同時窗外連聲怒喝，飛進兩人，當頭一個幼童，剛一照面，揚手便是幾點寒光，照准那賊打去。

後面跟著梁五，見室中地厭，忽又退往窗外，口中急呼：「眾弟兄把守兩頭，莫放狗賊逃走！」

白衣人先是貼牆而立，跟著一閃身，便隔著一桌二椅，由牆側暗影中輕悄悄飛縱過去。到了床側，朝床上少女口邊摸了一下，再一閃，便往房後套間小屋之中走去。

少女看得逼真，認清那人面貌，剛喜呼得一聲「林大姊，竟是你麼！」

那賊正被旺子接連幾鋼丸打得手忙腳亂，室中又有一個剋星，少女也是勁敵，情知迷香毒彈已無用處，心慌膽寒，不知如何才好，少女鐵蓮串已橫掃過來，正用霸王鞭招架。

旺子接連幾粒鋼丸沒有打中，看出敵人厲害，暗器全被打飛，四下激射，打得火星飛濺，叮叮奪奪響成一連串，惟恐誤傷床上少女，同時瞥見方才房上那條白影突然出現，往後房縱去，一閃即隱，正要追趕，招呼梁五等人由外堵截，忽聽少女急呼「林大姊」，才知不是賊黨。

剛一停步，那賊正朝少女一鞭架去，雙方兵器都是純鋼打就，又重又急，瑯的一聲火星亂迸，因是用力太猛，雙方膀臂都被震得發麻，朝後倒退。旺子百忙中看出那賊脅下全空，更不怠慢，就勢把鉤連槍一順，飛蛇游水，由彎而直施展絕招，照准敵人脅下刺去。

那賊本意一邊架過，就勢翻身縱逃，不料對方力猛並不在他之下，震得右臂酸麻，身子往後倒退了兩步；未及折轉翻身奪門而逃，正想外面雖有不少敵人，均非自己對手，只要退到窗前，一個長蛇出洞，驚燕斜飛，舞動手中霸王鞭猛衝出去，路上不要遇見前年那個死對頭便可脫險，將來再作報仇之計。

心念才動，人還不曾立穩，一見後來幼童手中兵器宛如一條彎曲的寒虹朝胸前橫鉤過來，百忙中沒有看清，手已抬起，還未下落，正待一鞭掃下，將敵人兵器蕩開，轉身縱逃，不料敵人兵器竟和銀蛇也似，轉折由心，明明是向胸前鉤到，不知怎的由彎而直，這才看出那是一技威震江湖的鉤連槍，敵人小小年紀，不知怎會得到手內，心中一驚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敵人身法更是巧妙，本由橫裡掃來，忽然而隨槍轉，搶往自己反手一面，少女一聲怒叱，也由退而進，手舉鐵蓮串當胸紮到。那賊雖是一身硬功，這麼沉重的兵器，又是純鋼打造，來勢猛急，也禁不住這兩面夾攻，刺啦一聲，先被槍尖刺中要害，由右脅下刺進好幾寸，痛極心昏，揚鞭往下掃去。

旺子早看出他力猛鞭沉，又長又大，一槍刺中，瞥見鞭來，忙即往後倒縱，本就傷中腸腑，凶多吉少，再被這一鞭掃中了些，氣功已破，旺子槍尖被鞭帶了一帶，刺得又深，肚腸竟被槍尖鉤住帶了出來。那賊痛徹心肺，剛怒吼得半聲，胸前又被少女一鐵蓮串，叭噠一聲大震，打翻在地，死於非命。旁邊桌椅也被撞倒，連同桌上茶壺茶杯稀裡嘩啦散落一地。

窗外梁五本在觀戰，見二賊全死，立時趕將進來。另一少女也由床上醒轉。梁五先向二女道驚，又向旺子連聲稱謝，贊佩非常。二女並不認得旺子、梁五，見他年紀輕輕，這高本領，所用三折鉤連槍更是以前常見之物，越發驚奇，便把二人當成一路，便問貴姓。

旺子答說：「姓祖名旺。二位姊姊貴姓？」

大的一個方答：「我姓崔，這是我師妹姓南。你便是華家嶺那位小師弟麼？這位貴姓？」

旺子機警，恐他當著外人洩露蹤跡，忙接口道：「這位梁五兄乃本店主人，小弟今夜尚是新交。」

二女還未開口，梁五已聽出旺子心意，起身笑道：「方才那位白衣人乃無形叟林老前輩長女林玉蚪，既和二位女俠相識，又是姊妹相稱，當非外人。不過在下本領不濟，致被鼠賊侵入，雖因事前曾有一點戒備，無奈二賊乃西川路上橫行多年的飛賊，淫兇險惡，本領甚高，如憑真刀真槍也還勉強可以應付，無奈這類下三門的淫賊卑鄙無恥，身邊藏有迷香毒彈。」

「二位女俠到時，他來店中窺探，伙計看出來路不正，婉言拒絕，隨即走去。彼時祖老弟新到，我正陪他同飲，不曾眼見，後來對敵，剛有一點警覺，知道不妙，業已無及，六人倒有四人被他迷倒，不是祖老弟相助，先殺了他一個，崔俠女本領高強，又得林俠女相助，幾乎身敗名裂。如今後進幾個院落中的客人至少驚動了一半，必須前往安慰，還有這兩具死屍也要打發。祖老弟和二位女俠定是同門同輩之交，天已快亮，請三位在此談天。恕不奉陪了。」

二女原是萬芳師姊、俠尼花明傳衣鉢的大弟子，玄霽大師得意門人崔真、南曼，因奉師命往尋一人，並打聽萬氏兄妹和男女諸俠蹤跡。因無形叟林颺父女與乃師相識，由華家嶺起身最早，曾往訪她師徒，談起鐵笛子收徒之事，故此曉得旺子來歷。林颺長女玉蚪也和二女相識，但她年紀比玉鬻姊妹大了十幾歲，性情孤僻，大有父風。

前三年丈夫忽然出家，剩她一人，又無子女，性情越發古怪，常喜一個人穿了男裝往來江湖。因其貌相清奇，不似兩個妹子美貌，誰也不易看出她是女子。二女途中曾與相遇，因以前共只見過兩面，沒有玉鬻姊妹親近，相隔又遠，不曾認出。後來玉蚪命人警告，令其往投安平店，才看出白衣人是女子改扮。

睡時中毒昏迷，也是玉蚪解醒。因聽梁五口氣，知是店主，因和旺子兄弟相稱，事前又有異人命他來此投店，只當都是自己人。及聽旺子說是新交，剛想改過口風，梁五業已告辭起身，只得敷衍了兩句送走。等店伙收拾完了死屍，轉身回問，旺子仍不敢明言來意，只說現奉師命由此繞道入川，明日想到青林壩住上一夜再走。

二女見他人和穿著雖帶一點土氣，言動十分機警，便不再深問他的來蹤去跡，心想彼此師門淵源，對方不會不知，便先說了出來。滿擬旺子聽出自己人，必說實話，哪知始終守口如瓶，說的都是已過之事，對於前途去處、所辦何事一字不提。崔真還不怎樣，南曼比旺子只大了一兩歲，少女天真，心便不快，不知旺子剛拜師不久，好些師執之交都未聽說。

「尤其萬、姜、沈、樊男女諸俠的幾位至交好友更是一無所聞，就有兩人曾聽師長說起，也是鐵笛子的患難生死之交，玄霍大師和鐵笛子雖然相識多年，平日極少交往，並不在內。旺子又守著師父的指教，自不肯洩露機密。南曼卻誤會對方看她不起，冷笑了一聲，便往後房走去。

旺子不善和女子說笑，本就有些發僵。先見這兩姊妹對他親熱，雖頗投緣，所說的人倒有一半不曾見過，乃師也未提說，惟恐把話答錯，十分矜持，時候久了；已覺難耐。

後見二女談得好好，忽然神情冷淡，不知中有誤會，越覺發窘，正要起身告辭，店家已送來酒菜點心，說：「外面已快大亮，恐三位尊客腹饑，敝東略備點心，請祖二爺代陪，吃完請往西小院，還有事情請教呢。」

旺子慌道：「我此時一點不饑，並還有事，要和梁五兄商量，就要起身，請二位姊姊自用，恕不奉陪了。」

崔真方要回答，南曼在裡房一聽旺子要走，越發有氣，匆匆走出，接口說道：「有事請便，我姊妹昨夜吃得太早，此時有點腹饑，我們正好好吃，省得皮薄面嫩，見了外人比見敵人還要膽小，多無趣呢。」

旺子聽出口風不對，語帶譏刺，心也有氣，不等話完，瞥見崔真朝南曼暗使眼色，慌不迭連答：「好好，二位姊姊請用，前途再相見吧。」

說完把手一拱，轉身就走。店伙因聽梁五說，三人乃同門姊弟，以為少年英俠，不拘形跡，特做一起送來，倒被鬧了一個莫名其妙，只得暗告同來伙計，另備一份與西小院送去不提。

旺子因二女走時辭色冷淡，又好氣又好笑，暗忖：這兩姊妹是什脾氣，小的一個看去天真，自己還說她好，不料比大的一個還要古怪，無緣無故使人難堪。我又不要求你，擺這架子作什？

心正不快，仰望天已亮透，只是昏濛濛彷彿還要下雪神氣，再看沿途客房靜悄悄的，因天太冷，後院住的十九都是老客，有的大雪阻路，不曾起身，有的往來經商，向以旅舍為家，準備開春才走，都懨暖炕，一個也未起來。那兩具賊屍在梁五走前業已搭走，打掃乾淨。

因二女說少時便要起身，不願遷移，仍在原處，方覺店家能幹，就這不多一會功夫，便收拾停當，客人也各安臥，並未十分驚動，外院的人也許連音信都不知道。如其是個黑店，隨便把人殺死，移屍滅跡，尚無人知，豈不可怕？心正尋思，忽想起那馬曾將隨身衣包銜去，此時不知是否等在馬房以內，忙把腳步加緊。

剛進院門，瞥見店伙拿了筐桶走出，內中還有酒味，見旺子回來，忙回轉身。跟了進去，見小花雲豹正在大吃大喝，一間店伙，才知道白衣人昨夜也曾來此投宿，住在前面小房之中。雖然隨身只有一個小包，因店中伙計都是明臉，無故對人向不得罪，無論客人貧富，酒錢多少，從無輕視之念，單身孤客，只更照應。

等梁五回房，聽說又來一客，穿得十分單薄，心想，這場大雪並非剛下，哪一條路都不好走，旺子不算，這前後兩女一男怎會長路踏雪來此投宿，越想越奇怪。見上燈已久，女客不便請見，想去見那孤身來客。

走到門前，低呼了兩聲，未聽答應，問知無人見其走出，天氣又冷，只當睡熟。料出那人也有來歷，許是有心裝睡，不肯相見，打算明日再往探詢，一面準備當夜擒賊之事，不料來賊厲害，幾遭毒手。

事完回到店房，問知客人有限幾個，聽出喝罵動手之聲都是多年老客，對於本店最是信服，稍微一說便不再問。因時不久便將二賊殺死，餘客均未驚動，一面命人趕緊打掃血跡，並將賊屍抬往隱僻之處掩埋，一面準備酒點與東小院客人送去。

正打算少時往西小院和旺子談上一會，就便結交，忽聽守門人報，說白衣人本來住在店中，方才忽在外面叩門，說小花雲豹功勞甚大，不是此馬將旺子驚醒，你們非吃虧不可，務要請它吃上一頓好的早點，以便踏雪上路等語。這時天還未亮，開門出看，哪有人影。梁五本知此馬來歷，又認出白衣人便是近年威震江湖的女俠林玉蚪，忙命伙計提了一桶上好黃酒和馬料與馬送去。

這時西小院伙計業已驚醒，見上房客人不知去向，馬卻未走，柱頭上掛著客人的包袱，剛一走近，馬便發威，頭上鬃毛倒豎，待要朝人衝撲過來，知道此馬厲害，意欲趕往前面報信，迎頭遇見同伴，得知殺賊之事，退了回去。

等酒和馬料送到，馬仍不肯飲食，後經伙計連說帶比，試探著送將進去，剛剛開吃，旺子也剛走回，問知前事，料知馬撞窗戶乃林玉蚪所為，只不知那馬怎會這樣聽話，照她所說去做，一點不差。越想越高興，便將包袱中所藏馬藥放了一些在酒內，那馬吃了越發歡喜，不住用頭向人挨蹭，低聲歡嘶不已。

一人一馬正在親熱。梁五忽然趕來，把旺子拉到上房，一面由伙計送上酒食，相對同飲，一面稱謝說：「今夜不是老弟和那位女俠，我非身敗名裂不可，我知老弟此行事關重大，我也不便多問，但我梁五雖然以前出身不正，自信還是一個血性漢子，休說蒙你相助之德，便是昨夜蒙你不棄，既然結為朋友，便應彼此關心。我不問你前途去處和所辦何事，但有要事必須奉告。」

「昨夜你曾向我打聽去青林壩的道路遠近。我知當地有一異人，雖然殘廢多年，本領甚高，照你這快的馬，再遠一點也能趕上，原不足奇。但是當地是一小路，雖與官道相通，要岔出十多里，才能到達一個不通往來要道的山村，並非投宿之所，你却如此看重，非去不可，當然是尋這位老前輩無疑。」

「昨夜因見老弟機警謹慎，好些話均不便多問，也未想到別的，直到殺賊之後，回到前面，快要來時，因覺老弟小小年紀，這高本領，所用兵器正是昔年恩人所用三折鉤連槍。此槍共是四枝，分在男女四俠手內，按理令師應是四俠之一，但聽你的口氣，雖然相識稱作長輩，並非本門師長，為之奇怪。」

「實不相瞞，全店上下共有六七十人，倒有一多半是愚兄洗手多年的同道，有事都要商量，無意中談起老弟的本領，內有兩人新由天水回來，他和豹尾鞭花蟬、野馬張三二位老弟交好，此去便是訪他。得知華家嶺這場水災以及殺賊開河，均是隱名大俠鐵笛子老前輩和諸位英俠所為，無形叟林氏父女和武當、洞庭男女諸俠均在其內，以及鐵老前輩收徒經過，才知這位新收的小俠就是老弟。」

「他已回來了好幾天，因其家住本鎮五里之內，另外種有田地，也是昨日黃昏雪住之後方始趕來，所以這些事我還不曾聽說。跟著又聽有人來報，東小院兩位女俠不知何故對於老弟不大投緣，以我走時所見，你們雙方一見如故，又有師門淵源，怎會如此？你走之後，那位南俠女並有負氣的話，令人不解。」

「你們雙方雖非外人，但她師徒最是難惹，乃師性情剛愎，疾惡如仇，昔年我曾耳聞。她和你萬英師叔兄妹都在俠尼花明門下，她還落髮，算起來乃是傳衣鉢的弟子。為了疾惡太甚，殺戒開得太多，幾乎逐出師門。自從花大師坐化，這位老人家更比昔年還要手辣，江湖上的惡賊是有一點名望的沒一個不恨之入骨，便是今夜二賊曾與二位俠女途中相遇，又知本店人多，不似尋常，仍敢懷那惡念，下此毒手，分明也是認出她們來歷，才有此事。」

「你對她幫過忙，理應越談越深，到底何事生分，可曾說過錯話沒有，務請明說出來，好打主意，還有青林壩的虛實，也是新回來的二友途中聽說，這位老前輩和左近三個隱跡多年的惡人暗鬥不是一天，最近忽然失蹤，不知下落，你如無什要事，最好不去，或是回轉華家嶺，尋到鐵老前輩，將我說的話向他稟告，再去與否自有道理，否則你孤身一人深入虎穴，對方既是這位異人的仇敵，對你師徒自然也必懷恨，萬一吃他的虧，豈不冤枉！」

旺子先想不說，後見對方辭色誠懇，關切異常，不能不答，暗忖：師父想已他往，哪裡尋去。他老人家命我前往，必有深意。異人失蹤，也無不知之理，再說所辦何事還不知道，要到青林壩看信之後方始得知。信雖在我身旁，第一次出門辦事便違師命，也大說不過去。

只這二女氣人，昨夜多少總幫過她的忙，不肯承情，還說閒話，想了想，便把奉命先往青林壩要將異人尋到，才知前途去處之言告知。

並說：「二女性情反覆，自己素來未和女子交談。因她說起師門淵源，當她師姊，十分恭敬，樣樣留心，隨問隨答，從未多言，自思並未說過一句錯話，不知何故忽然冷淡起來。」

梁五聞言，低頭尋思了一陣，笑道：「我明白了，但還拿它不定。我想令師就不知道青林壩那位老前輩失蹤，老弟是他惟一愛徒，小小年紀初次出門，我想多少總有一點安排。你說的話並非虛語，這且不提。至於東小院二位女俠既然未說錯話，定是老弟人大謹細，稍微矜持，不肯明言來意。」

「她不知你師命尊嚴，因而不快，這樣還好。我們雖是初交，難得彼此投緣，既為朋友，我也不作客套，吃完只管起身。華家嶺那面沒有什麼吃食好買，相交一場，你幫我這樣大忙，我送你一點乾糧路菜，還有兩葫蘆好酒，以作途中擋寒之用，店錢由你來付，我也不再客氣，省得爭執，反而見外，算是各盡各心，總可以吧。」

旺子不知梁五用意，心想：此人熱腸，推辭不掉，只得罷了。因聽青林壩有事，趕路之心越急，匆匆吃完便即起身。聽了梁五的勸，還想去向二女辭別，剛進東小院，便遇一店伙，說二女已走，此舉本來勉強，也就拉倒。心想，天下竟有這樣不通情理的人。

自家馬快，前途雪深一二尺，此去難免追上，照她們這樣為人，本想不理，無奈梁五再三勸說，初涉江湖，何苦樹敵結怨，即或不然，萬一雙方師長真有交情，就此得罪，將來相見也不好意思。如與相遇，尚須忍氣敷衍，說點好話。對方偏是兩個小姑娘，輕也不好，重也不好，可見王老漢和各位師長所說做人不易之言非虛。

尤其是江湖奔走，到處都要受人欺侮，連那有錢的人俱都不免，並且不遇上橫逆則已，一旦遇上，反更厲害，一個不巧便有性命之憂。小時孤苦掙扎不去說它，自遇恩師，遷往山口裡面，每日讀書習武，衣食無憂，何等逍遙自在。後來正式拜了師父，與各位師長日常相聚，非但每日興高采烈，比前更好，還學了一身本領。初意從此一步登天，更不再有受欺受苦之日，誰知出門才一兩天，便遇這樣掃興之事，這還算是有點淵源的自己人，要是外人，更不知是何光景，心中好生不快。

因見梁五懇懇送出，再三婉言相勸，說：「在途中如與二女相遇，千萬不要嘔氣，忍耐為高。好在雙方是一家人，又幫過她們的忙，不過南女俠少女嬌憨，年輕任性，因你不說實話，發生誤會，只要好好解釋，必能言歸於好。老弟本領我所眼見，昨夜那麼厲害的飛賊尚非敵手，走到外面稍微留心決可無慮，只是話不投機，並未結怨，自然不會有什麼亂子。」

「她師徒三人一向恩怨分明，乃師人雖剛愎，太重感情，她那本領之高卻令人意想不到，如能就此結交，在師長未引進以前先留好感，將來用處甚多。老弟初闖江湖，到處都應留心，遇見這類異人奇士，萬不可以放過，何況師門本有淵源，比外人自深一層，如何為了雙方凡句不相干的閒話發生猜疑呢？」

旺子表面點頭，心仍不快，覺著人貴自立，遇見異人奇士固然不應放過，但要雙方志同道合，彼此互助，才能越交越長，事也越做越大，和各位師長一樣，使人見了由不得生出一種親切之感才是正理，如何上來先存依賴求人之念，似此二女，隨便說兩句話都不投機，又有男女之嫌，如何結為朋友？此去再遇，敷衍則可，要我低聲下氣向她巴結決辦不到。主意打定，也未出口。

快出店門，忽見兩個形似差役的人匆匆走來，搶到梁五身前打了一千，低聲說了幾句，梁五面色微微一沉，笑說：「你們不必多管，自有道理。蒙你好意，到櫃房去拿一兩銀子，自買酒肉暖暖寒吧。」

二人再三謝諾，又打了一個千，轉身走去。旺子回顧身旁無人，只有幾個店伙，相隔尚遠，心疑賊屍被地方上官人看破，前來討好敲詐，正想探詢，梁五忽道：「老弟暫且停步，到我房中稍談幾句如何？」

旺子不便推辭，二人一馬便往門旁甬道走去。：盡頭有一院落，房舍陳設均甚整齊，乃梁五住家之所。

進門落座，梁五笑道：「本鎮因是往來要道，有一巡檢衙門，雖是小官，人頗精明強幹，頗有眼力，深知這裡五方雜處，不大好治。剛一到任便看出我一點來歷，屢次設法與我親近。我見他人尚明白，曾經幫過他兩次忙，見面都在暗中。事前說好，他做他的官，我開我的店，我不犯法，無事求他；他如有事尋我，只要事關公眾安危，我必出力，但表面上最好不要來往。」

「他也答應，相安已有三年。因其心思細密，鎮上好些人家都是他的耳目，歹人來此，多半一二日內便被探明，或是當時看出，自知官卑職小，人力太單，明知來的惡人匪徒只是路過，不在當地生事，也就聽其自去，否則必來尋我和另外兩個隱名武師商計，設法將其驚走，或是除去。」

「為了城裡官府無能，志在除暴安良，不是萬不得已，也從不輕舉妄動，每日都為商民操心勞思，官俸又薄，實在可憐。我因他比以前的官好得多，前年由幾個富商領頭，說官不要錢，差役總要養家活口，大家隨意捐輸，送了點錢與他手下差役，由此逢年過節成了常例。好在所用人數不多，那些耳目都是本鎮商民，因他官好，自願效勞，捐款大家分攤，錢數有限，聚在一起卻是不少。」

「此人頗通人情，自己不收分文，對此卻不拒絕，只分出小半，暗中請了兩個好手，以備援急之用。我是暗中領頭提議的，所以這般差役都和我好，他們有什為難的事，我也出力相助，只不許和別處官差一樣敲詐商民。這班人均經挑選，也無一個敢於作弊，他們有事必來報告。」

「鎮西頭還有一家招商店，東家是個土豪，所用的人均非善類，以前在這鎮上橫行不法，所開店舖又多，專一敲詐商客，欺壓善良。自從本店開張，屢次命人挑釁，都是丟人吃虧。新巡檢上任之後，又不受他勾結，在官民合力之下大改常態。這樣雜亂一個大鎮，目前雖不敢說路不拾遺、夜不閉戶的話，比起以前貪官上豪勾結橫行，盜賊潛蹤，隨意偷劫，好了不知多少倍。」

「本店生意自更興隆。這廝又是懷恨，又是眼紅，幾次陰謀暗算，又買出人來去往府縣控告，派人來查。見本鎮地方比前安定得多，不像別處，不是開有黑店，便是隱藏盜賊，仗著僻遠之區無惡不作，所告各節均是假話，有時這裡還未查完，告的人已先逃走，商民又多團成一片，單他所開店舖手下徒黨造些無稽之談並無用處。」

「因他畏罪情虛，自不出面，來查的人都抱著息事寧人之心，就此敷衍了事，也未追究。這廝見官私兩面俱都不行，不知聽什小人慫恿，隨時物色江湖上人和我暗中作對。昨夜二賊多半也是這廝請來無疑。」

「昨日午前有一中年漢子帶了兩個比老弟年紀還小的幼童，鄉土之氣並未脫掉，卻穿著一身華服，同坐雪橇馳來，直投這廝所開招商店中。這類滑雪的東西本地人從未見過。十九當成奇事，爭往店中觀看，那兩差役也在其內。」

「本就覺那中年人像個老江湖，形跡可疑，那兩幼童和他父子相稱，偶然又喊一聲師父，口音與他不同，明是兩個心性靈巧的窮人之子，手甚粗糙，還有裂口，偏穿得那麼華麗，好些不稱，越想越怪，便留了心。剛天明時，那中年人先來店門外面窺探，跟著順路往鎮外走去，沿途查看地上雪跡甚是仔細。」

「昨夜風大，上層浮雪業已凍結，本鎮往來要道，雪中人馬腳跡雖多，但是隔了一夜新舊不同，明眼人仍能分辨。那廝走不幾步，始而擰笑點頭，快到鎮口，面色忽變，好似迷了方向，查看不出，在當地徘徊了半盞茶時，又似有什警覺，如飛往招商店趕去。中途遇見那兩幼童追出，雙方相遇說了幾句，便同趕回，彷彿店中有事發生神氣。」

「這時鎮上人家因天太冷，還未起身，只有兩家豆腐店剛開，地方恰與本店斜對，二人又恰住在這兩家的後院，裝吃豆漿，暗中偷窺，吃完又往招商店內尋一伙計探詢了一陣，得知那人姓文，幼童是他新收徒弟，在他東家莊中已住了好幾個月，平日步門不出，十日前接到遠方朋友來信，約在店中見面，乃是他東家的常客等語。」

「這都不奇，最奇是這廝竟是你而來，曾令店伙到本店探詢，昨夜騎馬投店的人是男是女，有無同伴先來後到，問得甚詳。那伙計一則怕冷偷懶，兩店東西相隔也有裡許來路，雪風又大，雙方又是對頭，以前東家吃過大虧，丟人太甚，實在不願前來。聽人說你是個鄉下人打扮的矮子。」

「頭臉均被風帽遮住，便往附近人家呆了片刻，回去隨意編了幾句假話，不料這廝咬定你是女扮男裝，否則不止一人，怪那伙

計不曾用心。兩差役在旁，無意之中提起，其實我早料到，一直有人在外隱伏窺探，這師徒三人也有專人對他留意，用不著他們這樣跟蹤，被人看破反有危險，業已打發走去。

「我料這中年人既然認得此馬，並敢清早來此窺探，決非尋常人物。如非為我而來，由雙柳莊到此只得五里，用不著特製雪橇，這裡留必不久，所去之處多半和你同路，你又騎馬，由招商店外經過，天已大亮，人都起身，必被看出。休看馬快，這類特製雪橇滑行冰雪之上其急如飛，一個不巧便被追上。

「那兩個小的就算不濟，這中年人一定難敵。你有要事在身，孤身一人，最好少生枝節，平安到達，把事辦完，回去覆命，方為上策。此去途中，如其這廝乘橇追來，這類東西走到急時雖然比馬還快，急切間卻收不住，又非平地不可，到時可裝不知，仗著這匹千里馬身輕靈警，等他快要追上，看好地勢，冷不防往旁邊縱去，越是高高低低，或是上坡，越追不上。

「你能避開更好，不能，你再相機應付。他欺你孤身一人，上來必先示威。只一開口喝罵便是仇敵。如非下手不可，越快越好，先用暗器打他，可占好些便宜，包你不會打錯好人，回去受師長怪罪；但是隨時均要留意，絲毫疏忽不得。」